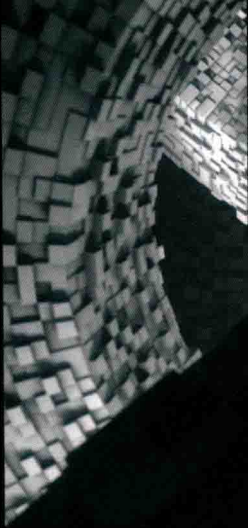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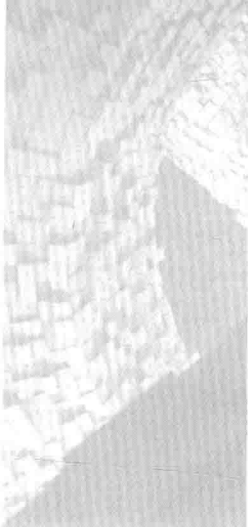


媒介场中基于欲望主体的
文学存在方式动态研究

赵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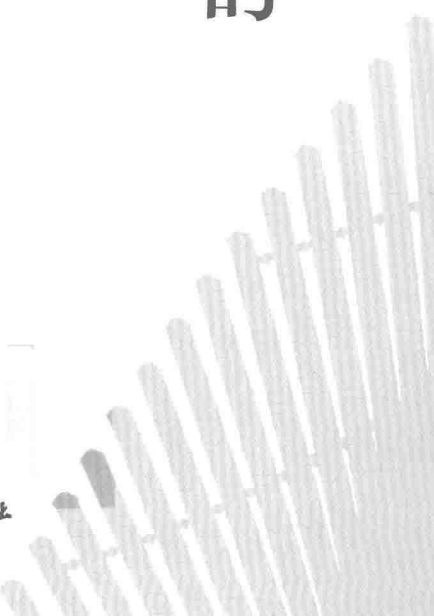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媒介场中基于欲望主体的 文学存在方式动态研究

赵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场中基于欲望主体的文学存在方式动态研究/赵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161 - 9735 - 6

I. ①媒… II. ①赵… III. ①文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049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周 宪

赵玉新作《媒介场中基于欲望主体的文学存在方式动态研究》即将面世，嘱我为她的新作写几句话，我欣然同意。我始终认为，一个青年学者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的刊行，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它是一个学者学术生涯的新起点，也代表了知识界对其研究的认可。

赵玉的这本专著讨论的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全新问题，就像这本书书名中的三个关键词所标示的那样——“媒介场”“欲望主体”和“文学存在方式”。在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这三个概念或许我们都不陌生。但是，把这三个概念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研究系统，乃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它反映了作者力图解答当代文学困境的学术雄心。

其实，文学的当代困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到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再到鲍德里亚的艺术消亡论，不一而足。赵玉的可贵之处是寻找一个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她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首先是对当代媒介场的考察，当代电子媒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版图，囿于传统的印刷文化的文学已被彻底改观。新媒介的出现颠覆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印刷文明已被数字文明所取代。所以，媒介场成为今日文学生存方式的新语境，其特征之一就是多媒体共生。其次，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的主体，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或是批评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认知方式，也迥异于传统印刷文明时代的文学主体，作者给了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说法——“欲望主体”。在一个多媒体、跨媒体或全媒体的时代，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已不再是乌托邦，而是直接的现实。所以，媒体场成了主体欲望实

现的场地，欲望主体依赖于媒体场，媒体场滋生出欲望主体。这既是当代文学最直观的场景，也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难题。更进一步，作者分别从创作主体、阅读主体和批评主体三个不同的角度，分别解析了他们是如何介入文学实践的，并给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我看来，赵玉新著的一个突出特色在于其研究理念的创新。她着力重构文学与媒介的复杂关系，独辟蹊径地把焦点对准多媒介场域中的文学，这可以避免基于单一媒体解释的方法论缺憾。无数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提醒我们，当代文学不再拘泥于任何一种媒介，而是处在多媒体、跨媒体和全媒体的复杂情境中。正是在这样的复杂系统中，文学的主体性改变了，文学的创作形态变化了，阅读和批评的状态也随之改变了。这本书提醒我们，不充分考虑媒体场的复杂性，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判断必然会失之偏颇。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书努力避免技术决定论的弊端，对媒介场的分析不是单纯的技术考量，而是注重技术与主体性的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呈现为某种辩证的状态：技术在改变主体，影响主体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同时，主体也在改变技术，技术所重构的主体反过来助推或改变技术。这也许就是当代文学的真实境况。

就我对当代网络文学和电子文献的了解来说，赵玉的判断显然是发人深省的。中国流行的网络文学，以往人们认为其不过是印刷文明纸质文本文学的网络版，但今天看来，网络文学远不是印刷文明时代的纸质文本文学所能比拟的。此外，西方人所说的“电子文学”（electronic literature）更是激进，完全改变了传统以纸质文本为载体的文学形态，将各种新技术融入其中，以至于从传统的文学观来看，根本算不上是文学了。这使我想起了美国波普艺术领军人物卡普罗的一句名言：波普艺术就是要“创造不像艺术的艺术”。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电子文学”就是不像文学的文学。

如果从文学漫长的历史演进史来看，今天新媒体对文学的挑战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因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亘古不变的存在方式，它始终处在不断的嬗变之中，有时变化微小，有时变化巨大。而今天显然是一个文学巨变的时代。

另一方面，媒介的演进与文学存在方式变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

术问题，媒介在不断地重塑文学的主体性。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或许我们有理由接着说：“凡一代文学有一代之特异的文学主体。”这大概是赵玉这本新著希望我们注意到的文学史的问题意识。

是为序。

2017年6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节 文学的当前危机与媒介指向	(3)
第二节 媒介场的空间生成	(7)
第三节 媒介场中文学研究应直面“文学事实”	(12)
第四节 媒介场的文学建构	(14)
 第一章 媒介场中的欲望主体建构	(21)
第一节 欲望主体	(22)
一 欲望层次	(22)
二 欲望与表征	(25)
三 欲望与主体	(27)
四 媒介与主体	(32)
第二节 媒介变迁中的欲望主体表征	(36)
一 机械印刷媒介场中的中心化主体	(36)
二 播放型媒介场域中的非理性主体	(39)
三 互动型媒介场域中的去分裂主体	(53)
第三节 媒介场域中欲望主体的感性整体生成	(62)
一 指向感性整体的欲望主体	(63)
二 作为感性整体的媒介场	(67)
三 实现感性整体的“Avatar”	(69)
 第二章 媒介场域中文学创作主体的欲望表征	(72)
第一节 文学创作主体——“螭螭”式的欲望他者	(72)

一 模仿——神、理念和自然之子	(72)
二 创造——新的神祇	(74)
三 教化——理想的圣殿	(75)
四 游戏——生命的畅通	(75)
五 代偿——白日梦想	(77)
六 复现——集体无意识的心灵回响	(78)
七 复制——技艺进步的无尽追寻	(79)
第二节 媒介场域中文学创作主体的欲望的媒介分化	(81)
一 仿真性	(81)
二 游戏性	(83)
三 梦幻性	(85)
第三章 互介性:媒介场域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跨界	(88)
第一节 口头文学在书面文学中栖居	(88)
一 口头文学表征范式	(89)
二 书面文学的听觉性	(91)
第二节 文学与影视的“互介”	(94)
一 影视的文学化	(95)
二 文学的影像化	(98)
第三节 文学向赛博空间的移居	(103)
一 网络文学的欲望表征空间——赛博空间的虚拟性	(103)
二 网络文学审美的在场性	(104)
三 网络文学的平面媒介移植	(108)
第四节 媒介场域中文学“互介”的思考——多元共生	(109)
一 转换思路拆解文学与新媒介对立的思维模式	(110)
二 文学性是文学在媒介场域中的体制规约	(112)
第四章 媒介场域中文学创作主体的文学性持存和伸张	(114)
第一节 媒介场中主体的虚构性:真实与幻觉的游戏	(115)
第二节 媒介场域中游移于虚构与虚拟之间的文学创作主体	(118)

第三节 媒介场域中文学虚构的意义	(120)
第四节 媒介场域中文学创作主体超越虚拟的 现实性和可能性	(129)
第五章 媒介场域中的泛媒介文学阅读	(135)
第一节 媒介场中文学阅读的泛媒介性	(136)
一 文学阅读载体的多样化	(136)
二 文学阅读符号的多样化	(137)
三 文学阅读体验的丰富性	(138)
第二节 影视、网络接受的迷局	(140)
一 图像的诱惑	(140)
二 拟像的施魅	(143)
三 超文本的漫游	(146)
第三节 媒介场中文学阅读的意义	(150)
一 文学阅读的“间离化”	(150)
二 文学阅读的内视性	(152)
三 文学阅读的时间性	(154)
第四节 泛媒介文学阅读的可能性	(155)
一 认知模式的变化	(155)
二 象征性——对完满的永恒追求	(157)
三 泛媒介文学阅读——深度注意力和过度注意力共存 ...	(159)
第五节 泛媒介文学阅读中的深度阅读	(161)
一 “读图”以何可能	(162)
二 媒介场中文学阅读“读图”的历史渊源——题画诗	(165)
三 媒介场中文学阅读的“读图”实践	(167)
第六章 媒介场域中的文学批评	(169)
第一节 媒介场中文学批评主体的构成	(171)
第二节 媒介场中文学批评对象的新变	(177)
第三节 媒介场中文学批评场域的生成	(179)

总结 媒介场域中文学的未来趋向	(183)
-----------------------	-------

附 录	(186)
-----------	-------

参考文献	(188)
------------	-------

后 记	(195)
-----------	-------

引 言

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是在某种或大或小的界域中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理论本身的自我说明，还是不断发现当下时代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问题，面对它们继续保持理论的应对和阐释活力？笔者以为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它以问题为轴心，容许人们站在不同的学科立场，从不同角度切入对象。从问题开始建立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问题是起点也是终点，一切理论必然包含问题。文艺学研究不是规定应当这样，应当那样，而是要说明正在发生什么，影响因素是什么，产生了何种后果，如何应对。当前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和应对“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文学泛化”等文学现象。而上述现象的出现除了受到政治、经济转型和文化的变革影响外，还与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有关。

媒介作为文学的载体和传播介质，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由来已久。庄子在《天道》中认识到书籍作为传播媒介的基本功用，是传输语言的媒介：“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虽然庄子意识到了媒介的优先地位，但是在他并不看重媒介：“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因为意尚不可言传，遑论媒介的传播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介和文字、文学的互动关系都被遮蔽了。

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也紧随着扩张和膨胀，媒介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建构性也越来越显著。我们的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媒介社会，媒介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形态和文化运作方式，构建我们的价值观，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形塑着人的主体。总而言之，媒介已

经从遮蔽状态中现身,不再仅是信息传输的介质,媒介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变革,不仅仅是信息传播领域的变化,更是文化的更新,主体感受和体验世界的方式的巨变,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新变。童庆炳先生虽然认为米勒夸大了电子图像的颠覆性影响,但他并没有否认媒介的建构性:“旧的印刷技术和新的媒体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人类生活面貌的力量,旧的印刷术促进了文学、哲学的发展,而新的媒体的发展则可能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① 近来甚至有学者预测媒介研究会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显学,“媒介中心论”会成为新的文艺学研究范式。^②

对于媒介影响力的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多伦多学派,再到美国传播学派,世界各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的挖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开始关注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注重批判性。在他们看来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新型媒介由于受技术和市场的操控,使文艺缺乏个性、独创性和深度,日益大众化。在这种社会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以精英的立场面对新型媒介,视之为洪水猛兽。

与法兰克福派密切相关的本雅明则相对较为客观。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书中指出,随着印刷术和摄影照相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文学艺术失去其原真性,丧失了权威性,另一方面强化了平等观念,更新了大众的思维方式。尽管本雅明注意到了新型媒介对于文学艺术的正面价值,但二者都是取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方式。

20 世纪 50 年代后,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着重研究媒介的社会、文化建构性,主要体现在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詹姆逊 (Jameson)、鲍德里亚 (Baudrillard)、费瑟斯通 (Featherstone)、费斯克 (John Fisk)、马克·波斯特 (Mark Poster) 等的相关研究中。在他们的研究中,媒介不仅仅是静态的形式,它还动态地影响着人的感知方式和思维结构,由此造成了接受方式的变

① 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1 期。

② 王咏梅:《现代文艺学范式的媒介中心论转向》,《理论探索》2011 年第 3 期,第 21 页。

化,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冲击着内容的承载形式,图像和文字之争由此产生。视觉文化的转向凸显在他们的研究中,单独的文学文本研究已经很少见,多为各种文化文本的研究。从他们的研究来看文学研究正在向文化研究转向。

而从文学发生学看,媒介与文学共生,自然参与着文学的创生,但长久以来,媒介之于文学几乎是一种隐性存在,少有研究者会去关注文学的媒介特性。随着文学载体从龟甲兽骨到赛博空间的变迁,新型媒介的增量出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助传播学研究成果,让媒介在文学研究中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着力于媒介的后果,或否定,得出了文学终结,文学边缘化悲观言论;或肯定,提出了文学性蔓延、扩张,文学泛化等乐观预测。上述研究对于我们广泛而深入地理解媒介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取消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二是缺乏历史地、动态地研究,过多地强调媒介对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三是缺乏整体研究,割裂了人的感知的整体性,执着于某一媒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得出媒介对文学发展具有消极作用或积极作用的片面结论。本书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感性整体思维,提出了“媒介场”的概念,以整体的、动态的、历史化的方式呈现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异质趋向,而不是线性地、静态地、抽象地、分散地同质性地考察,力求避免文学阐释中内部/外部的取舍,自律/他律的区分,借助拉康的欲望主体理论,在多媒体相互作用的场域中探究媒介对文学主体的建构性,考察媒介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在对媒介的同化与顺应中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即文学的通变之道。通则不乏,变则可久。

第一节 文学的当前危机与媒介指向

在传统社会中,文学是人文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的花朵,是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利维斯),而今文学的边缘化几乎是全球性的。斯洛文尼亚美学家艾尔雅维茨描述了这一现状:“在后现代主义中,文学迅速地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光辉所普照。此

外,这个中心舞台变得不仅仅是个舞台,而是整个世界:在公共空间,这种审美化无处不在。”^①美国的希利斯·米勒则借助德里达的《明信片》表示了更为深重的忧虑:“……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②在此,文学不仅面临边缘化的命运,而且遭遇着存在之痛。不仅如此,连文学的精神姻亲也被“连坐”。谁是这场所谓“悲剧”的导演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失落,而今随着视听媒介的丰富,连文学存在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米勒的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新的电信技术引发的文学研究生态变迁的文章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③在国内引起了持久的文学存在危机和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和走向的讨论。

在此理论背景下,有的学者坚信由于文学的审美独特性,文学是不会终结的。童庆炳先生认为,作为情感的表现形式的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在于文学语言属于独特的审美场域,不会被新媒介催生的图像艺术取代。“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它的思想、意味、意境、氛围、情调、声律、色泽等也是图像艺术不可及的。”^④李衍柱先生并不讳言在信息时代文学会出现新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媒体,断言数码文本、纸质文本和手抄文本将会长期并存。尽管如此,他与童先生一样认为文学具有

①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②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 这些文章和专著包括:《“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第2版;《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第6版;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其他艺术不可及的优势：“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间接性、音乐性、含蓄性，具象性和抽象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兼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特点，使它能够摆脱色彩、线条、音阶、屏幕等物质媒介的限制，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微妙的情感领域与现实世界发生更为丰富多样的审美关系。在艺术中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都可在语言艺术中显示出来，也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才说诗更具有‘哲学意味’。”^①

米勒在2004年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文学研究的转型说。他认为当前的文学和文学研究都在走向一种新的形态。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新形态的文学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等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与此相应，新形成的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混合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的一种混合体。与米勒的观点不谋而合，有些学者提出在后现代文学边缘化的语境下，文学的终结是现实的写照。他们逃离文学去搞美女、楼盘、服装、装潢等时尚文化研究，提出文艺学的越界和扩容，要实现“文化转向”，让“文学性”和“审美性”在日常生活中“蔓延”，城市、公园、市场、健身咖啡厅，流行歌曲、广告、时装，游戏、电视、电影等代替文学和艺术成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并未涉及对米勒预言的讨论，但其言说的背景“后现代社会”“媒体信息社会”“消费社会”都与技术媒介密切相关。^②

有些学者，则试图保持对米勒预言的客观、理性的认识，注意到了他结论的悖论性，肯定在全球化语境下，无法忽视电信技术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对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但都不认为媒介是决定性因素，“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趋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生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瞬时

① 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②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变通的开放性态度”^①。尽管他们对米勒的预言都有所保留,^②但他们都是比较早地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置于国际理论背景中,认识到了文学与技术媒介的密切关系,并在诠释预言的基础上,从文学本质和文学形态的角度,对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作了进一步分析。^③

他们在细读米勒预言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文学终结的深层原因,文学何以该终结,文学终结的前提是什么。其逻辑理路是电信技术导致了文学的图像化转向,文学的世俗化和消费性转向,由此带来了文学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距离的丧失。

对于这个问题彭亚非作了有针对性的论述,但他的论述不同于上述的童先生和李先生,而是正视了电信时代的现实,在媒介背景下阐述文学的审美独特性,对应着图像社会,提出了文学形象内视性的观点。^④彭亚非可以看作与以上诸位学者持不同观点的一个重要代表,其观点也可以看作是对金惠敏等人阐述粗略之处以及童先生等疏漏的地方的裨补。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学的危机或文学的边缘化、后台化,还是耸人听闻的“终结论”,媒介都是国内外学者无法回避的因素。纵观文学史,文学的危机绝非空谷足音。就西方而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诗人的位置,反对理想国的臣民表演体现低劣情欲的戏剧,试图删削荷马的诗歌。黑格尔依据绝对精神的运动,预言了艺术的终结。马克思也论断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和诗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消灭掉艺术与诗。在中国,或者是文学的政治化应用,或者是文学的伦理化解释,或者是文学耽于游戏,或者是文学脱离生活,或者是文学流于形式,都曾经引起过文学的危机,使得文人们通过文学运动“挽

① 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② 米勒以他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经历,从少年至今的对文学的热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希望,从他的《论文学》《文学死了吗?》等论著,以及在中国2001年后的众多演讲,包括2001年的预言,都彰显了他对文学矢志不渝的热爱。只是我们不能无视文学的时代烙印,该终结的终结,不该终结的还要继续存在、发展。

③ 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④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狂澜于既倒”，实施文学的救赎。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造成这些文学危机的原因似乎都与媒介关系不大。而今天，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无可回避，在米勒那里甚至成了唯一决定性力量。

第二节 媒介场的空间生成

当今社会，媒介的渗透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无远弗届。一个现代人一天的生活，一般是起床以后听广播、看新闻，上班路上看报纸，办公室里不是埋首文件堆，就是游弋于网络空间，晚上读书、上网、看电视，甚至连远在太平洋岛上的土著也摆脱不了媒介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理论中，人被定义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也就是说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决定性标志，正因为“善假于物”才使人类优越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在《辞海》中媒介被释为“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可见，媒介是人类肢体和感官延伸的工具。

在媒介的演化中，根据物质技术的差异有各种划分法。如德弗勒的信号、语言、文字、印刷、大众传播的“五分法”；菲德勒提出的三次媒介形态变化，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数字语言。马克·波斯特根据信息方式的不同，把媒介区分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印刷的书写媒介”和“电子媒介”。后来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又对这一划分作了补充，把电子媒介细分为播放型媒介和互动型媒介，所谓第一媒介时代和第二媒介时代。王一川又在印刷媒介中，以古登堡的印刷机为界限，分出了手工印刷媒介和机械印刷媒介。上述诸种对媒介的阶段划分虽稍有分歧，但从整体上来说，思路是一致的。虽然大都是历史演化的过程划分，但媒介的存在并非依次取代，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过程。综合以上划分我们把当今的媒介分为机械印刷媒介、播放型媒介和互动型媒介，其物质载体包括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影、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